

蚍蜉撼树学究高谈

花月留痕稗官献技

华严庵老衲解神签

草凉驿归程惊客梦

冷雨秋深病怜并枕

凉风天末缘证断钗

三生冤孽情海生波

九死痴魂寒宵割臂

秋心院噩梦警新年

塞云楼华灯猜雅谜

桃叶渡萧三娘排阵

雨花台朱九妹显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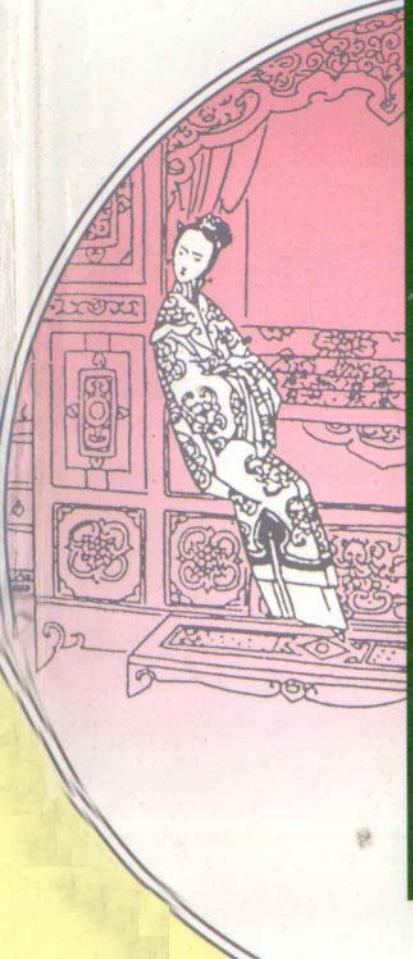
十花故事肠断恨人

一叶惊秋神归香海

花月痕

明 清 小 说 从 书
评 点 本

(清)魏秀仁 著
栖霞居士 评 迟崇起 校
花山文艺出版社



明·清·小·说·丛·书

花月痕

花山文艺出版社

(清)魏秀仁著
栖霞居士评
迟崇起校

内容提要

《花月痕》主要写韦痴珠、刘秋痕与韩荷生、杜采秋两对人物穷达升沉的故事。小说写韦痴珠、韩荷生两人伟才硕学，相处极善，同游曲中，各有眷妓。韩荷生才兼文武，得达官贵人赏识，聘作幕府，参赞军机，后以平寇有功，战绩累累，官至封侯；韦痴珠风流文彩，倾动一时，最后落魄而亡。结果，韦痴珠之子扶棺南下之时，正是韩荷生班师受封之日。小说通过两对人物的命运，反映了社会现实。

明清小说丛书

花 月 痕

(清)魏秀仁 著

栖霞居士 评

迟崇起 校

责任编辑：宁宣成

装帧设计：宋喜涛

美术编辑：宋丕胜

责任校对：李桂香 贾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102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6.375 印张 400 千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6.00元

ISBN 7-80611-395-9/I·384

前　　言

《花月痕》又名《花月因缘》，或题名为《花月痕全书》、《花月痕全传》。

作者魏秀仁，字伯肫，一字子安，又字子敦。号眠鹤主人，又号眠鹤道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生于嘉庆 23 年（1818），卒于同治 12 年（1873）。其生平经历颇多坎坷：虽“幼承庭训，学有渊源”，然“久困童子试”，直至 28 岁才考中秀才，次年乡试中举，此后又屡试进士不第。为生活所迫，离家北上，辗转于山西、陕西、四川之间，或作幕僚，或作塾师，或为书院主讲。时战乱四起，川、陕、晋时有战事，太平军则纵横驰骋于大江南北。为归养老母，历经险阻，于同治元年，返归故里，时年逾不惑矣！“既归，益寂寞无所向，米盐琐碎，百忧劳心，叩门请乞，苟求一饱”（《魏子安墓志铭》）。更兼著述辛劳，一年数病，年仅 56 岁，即于穷愁潦倒中去世。

其生平著述多达 30 余种，而尤以《花月痕》最为流行。

《花月痕》之大部脱稿于咸丰 8 年（1858），时作者旅居太原。至归故里，于同治 3 年（1864）又补写了后小半部，以成全璧。然而，后小半部即 45 回至 52 回，多叙妖乱事，与全书风格甚不谐调，向有“蛇足”之讥。虽然如此，从整体上看，《花月痕》尚不失为一部优秀之作。

其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以及语言特色，论者多有叙及，故不赘述，谨谈另外几点看法如下：

其一、人物设置及创作心态。其人物设置颇具独特性。两对人物，论身份毫无二致，都是名士配名妓。两对人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从而构成相互映衬的类比关系。两个男主人公韦痴珠与韩荷生，都是非凡人物，其文才武略，世所罕匹。若将两人试作比较，亦难分轩轾，可谓“瑜亮并生”。然而，经历和结局却大相径庭。韦痴珠空有一身本事，却难遇知己，所上《平倭十策》，亦徒遭白眼，无人采纳。为客异地，生计困顿。遇红颜知己刘秋痕于北里，却苦于无力为之赎身。岂止赎身无力，即使秋痕横遭凌辱，他亦爱莫能助，毫无庇护之功。郁郁不得志，贫病交加，终至抱恨而死于壮岁。秋痕亦随之投环而尽，以身殉情。韩荷生却不然，既得达官贵人赏识，聘作幕僚，便有了施展才华的机遇，屡出奇策，数立军功，终至封侯。所爱名妓杜采秋亦从归，并被封为一品夫人。而韩荷生又知激流勇退，借故辞官，衣锦还乡，颐养天年。功成而身退，此乃古代士子所追求的极高境界。

作者设置这样两个人物，构成鲜明对比，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创作心态呢？论者几乎异口同辞地认为：前者是作者的现实写照，后者则是他理想的化身。既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忧愤，又表现了他对理想的渴求。这样的分析显然是毫无问题的。可是，我觉得除此以外，似乎尚有深意存焉。

一般来说，郁郁不得志者，极易愤世疾俗，而对于飞黄腾达者亦多有嘲讽和责难。然而，作者在塑造韩荷生这一人物形象的过程中，丝毫没有这种情绪的流露，而是倾注着浓郁的钦佩赞赏之情。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作者笔下，韩荷生豪放洒脱的性格尤为鲜明。虽然他也热衷于妓女堆里厮混，然而，他并未沉溺其中。胸有诗书万卷，却毫无书生的呆气，善变通，多谋略，颇具行政才干。言谈举止，自有一种豪迈奔放的阳刚之美。而作者笔下的韦痴珠，性格内向，耿介而失之于固执，正派而失之于迂腐。书卷气甚浓，且乏变通之才。终日郁郁寡欢，多愁善感，可谓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小说有这样一个细节，切不可忽略。韩荷生将刘秋痕从“花榜”末名翻作头名，毫无疑问，韩荷生对刘秋痕有知遇之恩，这在名士与名妓之间既有了这层关系，则极容易成为情侣。可是，结果并非如此。倒是刘秋痕与韦痴珠一见倾心，终成情侣。何以如此呢？当为性格使之然。秋痕性情孤僻，落落寡合，时常无缘无故地哭哭啼啼，就是对待韩荷生也只是冷冷的。而韩荷生是洒脱豪放一流。双方性情不合，自然是难以成为情侣。而刘秋痕与韦痴珠，其性情十分地契合，终成情侣，理所当然。这一细节，不仅写出秋痕的性格，同时也映衬出韩荷生与韦痴珠性情的相异。总而言之，作者是有意从性格上写出韦痴珠的弱点和韩荷生的长处，从而暗示：性格的相异终导致结局的不同。由是观之，以韦痴珠作为自我写照的作者，如此设置人物，是有自省自责的深意蕴涵其中的。

其二，淡化情节的得与失。不论是作者有意为之，还是无意而为，情节的淡化是这部小说的客观存在。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由于说书这种艺术形式对小说创作的巨大影响，致使古代小说形成了重故事情节的艺术倾向。而这一点在演义小说与武侠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言情小说则较之而大为淡化。言情小说已经不再是刻意经营传奇般的故事情节，而是更注重人物形

象的塑造。《花月痕》即具有这方面的长处：淡化情节，而更着意于人物心态的细腻刻画。然而，凡事都有个“度”，过犹不及。《花月痕》情节的淡化似乎超出了“适度”，整个故事情节平淡无奇，舒缓散漫，平静得就像惟有漪澜而没有波涛的湖面。人物之间虽亦不乏矛盾、误会和磨擦，但终于没有酿成剧烈的矛盾冲突。情节的过于平淡，不仅使读者的阅读兴趣大为减弱，而且必然地使人物形象显得单薄、苍白，而缺乏力度。或许这是作者在有意模仿《红楼梦》，而多着笔于日常琐事。殊不知，《红楼梦》却能于日常琐事的描写中，使之波澜起伏，在情节的舒缓发展过程中，时而出现轩然大波。诸如：元春省亲、刘姥姥进大观园、宝玉挨打、检抄大观园等等。《红楼梦》的情节发展，决非微澜波动的湖面所可比拟，而犹如波涛滚滚的长江大河，它有一种神秘的魅力，能使读者欲罢不能，而人物形象亦随着波澜起伏的情节而愈加生动、丰满。而这恰恰是《花月痕》所不具备的。

其三，模仿借鉴《品花宝鉴》的痕迹。《花月痕》学习《红楼梦》的命意、布局、笔法等等，这已为人所共识。其实，它对于《品花宝鉴》亦多有模仿和借鉴。《品花宝鉴》与《花月痕》，为鲁迅先生同归于“狭邪小说”之类，而《品花宝鉴》的刻印时间要早于《花月痕》数十年。既然《花月痕》后出，两书中有雷同的情节和面目，就说明是《花月痕》模仿了《品花宝鉴》，而不是相反。《品花宝鉴》中两对主要人物：一是梅子玉与杜琴言，一是田湘帆与苏惠芳；《月花痕》中亦有两对主要人物：一是韦痴珠与刘秋痕，一是韩荷生与杜采秋。各自的两个男主人公都是惜花怜玉的情种。不论其经历和结局，仅就性格而言，韦痴珠与梅子玉，韩荷生与田湘帆，刘秋痕与杜琴言，杜采秋与苏惠芳，都有相似之处。而尤其刘秋痕与杜琴言，更多有雷同。两人都是身世遭遇极为不幸，从而形成郁郁寡欢、冷漠向人、不善应酬的性格特征。甚至在表现两个人不愿巴结之气质的情节描写中，都有惊人的相似。

《品花宝鉴》第25回，写徐子云宴请华公子，那华公子格外喜欢杜琴言，而杜琴言却依然如故，冷淡淡的。待华公子离去，大家七嘴八舌的说华公子的好处，并告诫杜琴言，切不可对华公子如此冷漠。“琴言被众人讲得，似乎要他去亲近华公子的意思，便气忿忿的无处发泄……越想越气，便淌下泪来。”接下来就是如下一段描写：“仲雨已经醉了，见了琴言如此光景，便冷笑一声，说道：‘你这个相公真是有些古怪，难道倒赞坏了？人家用尽心费尽力，还巴结不到这一赞呢？’琴言本已有气，正愁没有处发作，听到此便忍不住说道：‘我也不要人赞，我也不会巴结人。他就势力大，也是大他的。我不比那会巴结的人，自己巴结了。还要教人巴结，这又何苦呢？’说罢不知不觉的哭了。仲雨听了又羞、又怒，脸上就变起色来。”我们再来看《花月痕》的第六回，说的是韩荷生于众多名妓中独赏刘秋痕，而刘秋痕却终是冷冷的。接下来的一段描写是：“子慎便说道：‘秋痕，你也该懂些巴结。譬如今日韩师爷这样另眼看待你，你就没有一点格外招呼，你到底为着什么呢？’秋痕今日因是走开闲逛，误了呼唤，已受狗头一番絮聒，听着子慎教训她，便哭起来，说道：‘自己会巴结，尽管巴结；人家不会巴结，必要教人巴结，这是何必呢？’子慎听了，又羞、又怒，登时变起脸来……”两段描写，何其相似乃尔，由此可见《花月痕》模仿痕迹之一斑，余者勿论矣！

对于《花月痕》的几点看法，或有不妥，如果能引起大家的讨论兴趣，进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则于愿足矣！

至于《花月痕》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已有精辟的分析。以名士与名妓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花月痕》是第一部，于题材的开掘方面，具有开创之功。而且，它对于以后此类小说的创作亦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花月痕》的最早刻本，是光绪14年（1888）的闽双笏庐刻本。此后，翻刻本甚多。当代最为流行的版本，是1982年人民文

学出版社的新式标点本。只是新式标点本删去了原刻本固有的栖霞居士的眉批和回后评语，殊为可惜。栖霞居士是《花月痕》的第一位评论者，其批评自有不可抹煞的价值。有鉴于此，此次校勘，对于栖霞居士的眉批和回后评语则予以全部保留，并加标点。由竖排改为横排，回后评语易于处理，眉批的处理则比较困难，原拟改为夹批，但排版甚为困难，亦只好改为现在这个样子的眉批。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小说正文的校勘、标点和分段，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式标点本”多有参考。而眉批与回后评的校勘与标点，则无前人的成果可资参照。因此，错误之处恐势所难免，欢迎专家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花月痕

前 言.....	(1)	
第 一 回	蚍蜉撼树学究高谈..... 花月留痕裨官献技.....	(1)
第 二 回	花神庙孤坟同洒泪..... 芦沟桥分道各扬镳.....	(6)
第 三 回	忆旧人倦访长安花..... 开饯筵招游荔香院.....	(13)
第 四 回	短衣匹马岁暮从军..... 火树银花元宵奏凯.....	(22)
第 五 回	华严庵老衲解神签..... 草凉驿归程惊客梦.....	(31)
第 六 回	胜地名流禊修上巳..... 金樽檀板曲奏长生.....	(40)
第 七 回	翻花案刘梧仙及第..... 见芳谱杜采秋束装.....	(49)

第八回	吕仙阁韩荷生遇艳 并州城韦痴珠养疴	(59)
第九回	粤峯水阁太史解围 邂逅寓斋校书感遇	(67)
第十回	两番访美疑信相参 一见倾心笑言如旧	(75)
第十五回	接家书旅人重卧病 改诗句幕府初定情	(85)
第十二回	宴水榭原士规构衅 砸烟灯钱同秀争风	(94)
第十三回	中奸计凌晨轻寄柬 断情根午夜独吟诗	(104)
第十四回	意绵绵两阙花魂词 情脉脉一出红梨记	(112)
第十五回	诗绣锦囊重圆春镜 人来菜市独访秋痕	(126)
第十六回	定香榭两美侍华筵 梦游仙七言联雅句	(137)
第十七回	仪凤翱翔豪情露爽 睡鸳颠倒绮语风生	(147)
第十八回	冷雨秋深病怜并枕 凉风天末缘证断钗	(157)
第十九回	送远行赋诵哀江南 忆旧梦歌成秋子夜	(168)
第二十回	陌上相逢塞帷一笑 溪头联步邀月同归	(180)

第二十五回	宴仲秋觞开彤云阁 销良夜笛弄芙蓉洲	(192)
第二十六回	秋华堂仙眷庆生辰 采石矶将军施巧计	(208)
第二十七回	帘卷西风一诗夜课 云横秦岭千里书来	(219)
第二十八回	三生冤孽情海生波 九死痴魂寒宵割臂	(231)
第二十九回	影中影快谈红楼梦 恨里恨高咏绮怀诗	(240)
第三十五回	彤管生花文章有价 围炉煮雪情话缠绵	(251)
第三十五回	痴婢悔心两番救护 使君高义一席殷勤	(261)
第三十六回	还玉佩憨书生受赚 讨藤镯慧太岁招灾	(272)
第三十七回	消寒小集诗和梅花 谐老卜居园游柳巷	(283)
第三十八回	看迎春俏侍儿遇旧 祝华诞女弟子称觞	(295)
第三十九回	离恨羁愁诗成本事 闲情逸趣帖作宜春	(308)
第四十五回	秋心院噩梦警新年 塞云楼华灯猜雅谜	(317)
第四十五回	丽句清词三分宿慧 花香灯影一片艳情	(327)

第三十四回	汾神庙春风生麈尾 碧霞宫明月听鵑弦	(334)
第三十五回	须眉巾帼文进寿屏 肝胆裙钗酒阑舞剑	(343)
第三十六回	一声清磬色界归真 百转柔肠情天入幻	(354)
第三十七回	廷推岳荐诏予清銜 风暖草熏春来行館	(361)
第三十八回	芣苢无灵星沉婺女 棣华遽折月冷祇园	(370)
第三十九回	燕子覆巢章台分手 雁门合镜给事班師	(378)
第四十回	意长缘短血洒鹃魂 人去影留望穷龟卜	(385)
第四十一回	焦桐室枯吟萦别恨 正定府沥血远貽书	(395)
第四十二回	联情话宝山營遇俠 痛慘戮江浦賊輸誠	(404)
第四十三回	十花故事肠断恨人 一叶惊秋神归香海	(413)
第四十四回	一霎火光移除蝉蛻 廿年孽債魂斷雉經	(423)
第四十五回	竹竿岭旧侣哭秋坟 枞阳县佳人降巨寇	(432)
第四十六回	求直言梅翰林应詔 复浔郡歐節度策勋	(440)

· 目 录 ·

第四十五回	李謾如匹马捉狗头.....	(450)
颜卓然单刀盟倭目		
第四十六回	桃叶渡萧三娘排阵.....	(462)
雨花台朱九妹显灵		
第四十七回	舍金报母担粥赈饥.....	(473)
聚宝夺门借兵证果		
第五十回	一枝画戟破越沼吴.....	(482)
八面威风靖江镇海		
第五十一回	无人无我一衲西归.....	(492)
是色是空双棺南下		
第五十二回	秋心院遗迹话故人.....	(501)
花月痕戏场醒幻梦		

附录：

花月痕前序.....	(507)
后序.....	(508)
题词.....	(509)
评语.....	(512)
栖梧花史小传.....	(512)

第

一 回

蚍蜉撼树学究高谈

花月留痕稗官献技

此情之归结。
且入。

沧海横流，侧身
无所。

月痕发端。

花痕发端。

此情之发端。

情之所钟，端在我辈。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性也；情字不足以尽之。然自古忠孝节义，有漠然寡情之人乎？自习俗浇薄，用情不能专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且相率而为伪，何况其他！乾坤清气间留一二情种，上既不能策名于朝，下又不获食力于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所闻之事，皆非其心所愿闻而又不能不闻，所见之人，皆非其心所愿见而又不能不见，恶乎用其情！

请问看官：渠是情种，砉然坠地时，便带有此一点情根，如今要向何处发泄呢？吟风啸月，好景难常；玩水游山，劳人易倦。万不得已而寄其情于名花，万不得已而寄其情于时鸟；窗明几净，得一适情之物而情注之，酒阑灯炶，见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

这段话从哪里说起？因为敝乡有一学究先生，

借梁夫人影起杜采秋，借关盼盼影起刘秋痕。

枯木逢春即元为善长意，顽石点头即恶人斋戒意。人比木石不同，即爱有差等意。

此皆先儒语录，精义确证。
精理名言。

姓虞号耕心，听小子这般说，便怫然道：“人生有情，当用于正。陶靖节《闲情》一赋，尚贻物议；若舞衫歌扇，转瞬皆非，红粉青楼，当场即幻，还讲什么情呢！我们原不必做理学，但生今之世，做今之人，读书是为着科名，谋生是为着妻子。你看那一班潦倒名士，有些子聪明，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动人耳根，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样，搭他架子。更有那放荡不羁，傲睨一切，偏低首下心，作儿女子态，留恋勾栏中人。你想，他们有几个梁夫人能识蕲王？有几个关盼盼能殉尚书？大约此等行乐去处，只好逢场作戏，如浮云在空，今日到这里，明日到那里，说说笑笑，都无妨碍，只要不要拖泥带水，纠缠不清才好呢。你说什么情种，又是什么情根，我便情田也要踏破，何从留点根，留点种呢！”小子笑道：“先生自知甚明，教人也还踏实，只是将情字径行抹煞！试想：枯木逢春，萌芽便发；生公说法，顽石点头。无论是何等样人，比木石自然不同，如何把人当个登场傀儡？古人力辨‘情’‘淫’二字，如泾渭分明，先生将情田踏破，情种情根一齐除个干净，先生要行什么乐呢？小子不敢说，求先生指教罢！”学究勃然怒道：“你讲什么话！先王‘人情以为田’，这‘情’字你竟认作男女私情看么？”小子“嗤”的一笑道：“先生，你怎的不记得上文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呢！大抵人之良心，其发见最真者，莫如男女份上。故《大学》言诚意，必例之于‘好好色’，《孟子》言舜之孝，必验之于‘慕少

艾’。小子南边人，南边有个乐部，生用真男，旦用真女，燃椽烛，铺红氍毹，演唱《醒妓》《偷诗》等剧，神情意态，比寻常空中摹拟，强有十倍。今人一生将真面目藏过，拿一副面具套上，外则当场酬酢，内则逐室周旋，即使份若君臣，恩若父子，亲若兄弟，爱若夫妇，谊若朋友，亦只是此一副面具，再无第二副更换。人心如此，世道如此，可惧可忧！读书人做秀才时，三分中却有一分真面目，自登甲科，入仕版，蛇神牛鬼，麇至沓来。

看官听着，小子说过“今人只是一副面具”，如何又说出许多面目来？须知喜怒威福，十万副面具只是一副铜面具也。然则生今之世，做今之人，真面目如何行得去呢！你看真面目者，其身历坎坷，不一而足。即如先生所说那一班放荡不羁之士，渠起先何曾不自检束，读书想为传人，做官想为名宦？奈心方不圆，肠直不曲，眼高不低，坐此文章不中有司绳尺，言语直触当事逆鳞。又耕无百亩之田，隐无一椽之宅，俯仰求人，浮沉终老，横遭白眼，坐困青毡。不想寻常歌伎中，转有窥其风格倾慕之者，怜其沦落系恋之者，一夕之盟，终身不改。幸而为比翼之鹣，诏于朝，荣于室，盘根错节，脍炙人口；不幸而为分飞之燕，受谗谤，遭挫折，生离死别，咫尺天涯，赍恨千秋，黄泉相见。三生冤债，虽授首于藁街；一段痴情，早销魂于蓬颗。金焦山下，空传瘗鹤之铭；鹦鹉洲边，谁访玉箫之墓！见者酸鼻，闻者拊心，

大声疾呼，唤醒一切。